

儿子遭迫害惨死 袁江母亲控告元凶江泽民

背景介绍

【明慧网】一九七二年，袁江降生在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书香世家，父亲是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的教授，母亲是师大附小的高级教师。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被保送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袁江是个才子，却一直体弱多病，高中二年级得了心肌炎，病重休学一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袁江身体很差，还染上了抽烟、酗酒的坏习惯。

一九九三年，一个偶然机缘袁江参加了法轮功传授班，见证了当时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传授班十堂课下来，他的人生发生了变化，不但身体上的疾病一扫而光，戒掉了烟酒。整个人真是脱胎换骨的变化。在学习《转法轮》中他发现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正法大道，是更高的科学。

袁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电信局直属的一家大公司。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出的高尚道德和他的才华，在工作中展现了出众的业绩，很快就脱颖而出，升任副总经理、技术总监。他为人处事的高境界在同事中更是有口皆碑。

开始袁江一个人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操场上晨练，通过亲朋好友口耳相传，短短两年，在金城兰州就有数万人修炼法轮大法。袁江因此成为了法轮功的义务辅导员。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得到法轮大法的福泽，袁江在工作之余不辞劳苦奔走大西北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

随着兰州、青海省的西宁辅导站和宁夏的银川辅导站的成立，袁江自然而然地成为西北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的站长。

精英陨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袁江等七人被警察秘密绑架到兰州人民



袁江遗照

饭店的一个包层里，遭到连续洗脑施压了半年，才被放出来。

二零零一年八月八日，流离失所半年之多的袁江第三次遭绑架。省邮电局按照省公安厅的指示，提供了迫害场所——鸿雁山庄，迫害袁江的警察也到那里集结，专门迫害袁江的刑具就装满了两车拉到了那里。历经二个月的残忍迫害，这个顽强书生的口供仍然为零，难以想到袁江在鸿雁山庄遭受了怎样的酷刑……。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被迫害的虚弱的袁江，奇迹般地走过了关他的几道房门，而后跳出了基地的大门，但是严重的外伤和内伤使他再难支撑了，他在一个土山洞躲过了两三千名军警的追捕，在昏迷、醒过来的循环中度过几日，十一月二日凌晨袁江以惊人的毅力爬出山洞……，他终于到达了公路，拦下一辆出租车，好心的司机没有被他的惨状吓坏，将他送到城内。

袁江敲开了王志君的家门，王志君吓了一跳。面对门口站着的这个人：蓬头垢面，口鼻流血，衣裤破烂不堪。撕破了的上衣兜里，露著几绺萝卜缨子。裤子像是被剪刀绞过的，整条腿就像干瘪的枯枝，膝盖以下都是黑紫色，小腿和脚上有一块地方没了皮肉，露著骨头。王志君问道：你是谁？当听到我是袁江时。王志君惊呆了，怔怔地再多看几眼，瞬间泪如泉涌。

袁江伤得很重，内伤、外伤同时发作，持续高烧，口鼻时不时地流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市区的同修们相继赶来探望，当看到袁江时，全都泪流满面，惨不忍睹！

十一月九日早晨，袁江看似睡得很安稳，希望他多睡一会儿，谁也没叫醒他，当发现他的手已经冰凉了，大家才意识到，袁江已经离开了人世。精英陨落！袁江，大西北的汉子，只走过二十九个春秋！

噩耗传出，西北四省的法轮功学员无不落泪失声。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对袁江的父母：袁助国和任灿茹来说，是晴天霹雳。袁江是他们的骨肉至亲，悲痛万分的两位老人理解、支持儿子对真理正义的坚守！他们在迫害中几度失散，彼此牵挂，却未想到，最后相见，竟是在殡仪馆里抚摸儿子伤痕累累的遗体。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怎样的悲哀！

两位老人饱受着痛失爱子的巨大悲痛，父亲视袁江为自己的“最爱”，是其的精神支柱。从儿子被迫害致死，老人不愿和人接触，沉默寡言，有时独自在家放声痛哭，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年，二零一一年一月，老人在床上躺了两天后，于二十六日含冤离世。

恶报的降临

然而，善恶有报是永恒的天理！甘肃省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频遭恶报，触目惊心。主抓法轮功的甘肃省委副书记马西林，2003 年妻子病死，2004 年，他在财政厅当官的独子死于肝癌，儿媳领着孩子走了，他的女儿又被车撞成了植物人，2006 年 10 月马西林被撤职。甘肃省“610”主任韩剑飞也锒铛入狱，还有卖力诋毁法轮功的《甘肃日报》社长石星光，在家中被保安杀死。

大法弟子在自己（转下页）

(接上页)被迫害的情况下还在传递着真相,呼唤良知,是不愿看到恶报事件的发生。希望世人能了解真相,明辨善恶都有美好未来!

袁江的母亲控告迫害法元凶江泽民 唤醒公检法人员的良知

袁助国、任灿茹在承受失去爱子巨大痛苦,他们没有怨恨参与迫害儿子的警察及其它人员,这是两位老人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修出的真诚、善良的大忍之心所致!

任灿如女士,兰州退休小学教师,现年八十岁。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四日,袁江的母亲依照法律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要求最高法院追究元凶江泽民刑事罪责。并没有控告直接参与迫害袁江的凶手。老人希望以此唤醒公检法人员的良知,停止迫害,将功赎罪,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以下是任灿如女士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袁江修炼法轮大法受益和遭迫害的部分事实:

袁江在法轮功中受益

袁江,男,祖籍内蒙磴口县人,从小身体不好,曾因病休学一年。复学后于八九年参加第六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获甘肃赛区第五名,一九九零年被推荐加考试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一九九三年,他到大连聆听师父面授班后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整个



起 诉 江 泽 民

人精神焕发真象脱胎换骨一样。于是他前后连续参加了五期师父的面授学习班。大法使他开智开慧、道德回升。

一九九五年七月,袁江选择来到兰州电信局工作。单位上很多人一有电脑技术上的问题就向他请教,不管白天晚上,袁江细致耐心地一一予以回答,从不厌烦。

袁江回到兰州后,每天早上,都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操场上晨炼。开始就他一个人,不长时间人逐渐多起来,在兰州市区已有上万人学炼法轮功。已成了金城兰州一道壮观靓丽的风景。

作为袁江的母亲,我亲眼目睹了儿子身心的变化,知道法轮功是好功法。我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肾盂肾炎,曾做过两次手术,以前每年冬天都要发作,严重时还得住院治疗。当我修炼法轮功后所有的病都不翼而

飞。

袁江的父亲曾患有严重的肝硬化,中西药吃了无数,也没见好转。体质极差,经常处于感冒状态,大夏天戴着帽子,一年四季不敢吃一口凉东西。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变化与前判若两人。

袁江遭受残酷的迫害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袁江等七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被秘密关在兰州电信局的鸿雁山庄后又押送到兰州人民饭店的一个包层里,袁江被多人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看守。几个月之内不给家人通知更不让见面。在被非法监禁连续洗脑迫害了半年多,才被保释出来。以后每周还要去警察一处汇报一次,持续了半年多。二零零一年一月,袁江单位“610 办公室”及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现市局 26 处)停止了袁江的工作。并密谋送他到洗脑班。在此情况下袁江被迫流离失所,并遭全国非法通缉。此后单位及警察派人到北京、广州等地追找袁江下落,甚至连袁江父亲老家内蒙及其住在山沟里的堂姐家也没放过。

二零零一年八月八日(或九日),在甘肃敦煌的一辆班车上,警察查验身份证,袁江被其绑架。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后,袁江被送到兰州寺儿沟看守所关(转下页)

江泽民触犯的法律

1、违犯国际法和中国加入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已构成公认的国际犯罪。

江泽民为了达到群体灭绝的目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国家恐怖主义灭绝政策,已经构成了群体灭绝罪。

中国已经加入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据此,江泽民作为迫害元凶违反国际法,已构成危害人类罪、酷刑罪等公认的国际犯罪。

2、违反《宪法》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违反《宪法》第 36 条侵犯公民信仰自由权;违反第 35 条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违反第 37 条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违反第 38 条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违反第 39 条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非法侵入公民住宅、非法搜查公民住宅。

3、触犯《刑法》

为迫害法轮功,江泽民专门在 1999 年 6 月 10 日纠集了一个所谓的“610 办公室”,这是个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遍布中国各省市县区,耗费纳税

人的血汗钱,操纵、胁迫各地公检法、各级政府部门、各单位迫害一群善良民众——法轮功学员,对他们非法抓捕、关押、劳教、判刑,在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场所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和虐杀,并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牟取暴利,犯下了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

4、违反《刑事诉讼法》

江泽民集团操纵各地公检法机构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判刑,违反《刑事诉讼法》第 11 条、第 14 条、第 56 条、第 57 条、第 58 条、第 59 条、第 183 条的相关规定。◇

（接上页）押，被兰州警察视为“大案、要案”，警察从没给家人通知。我们到处打听儿子的下落，十月中旬在寺儿沟看守所才查到了袁江被非法关在四队。我们曾前后去过寺儿沟看守所三、四次，送过衣物送过饭。但从未见过儿子面。

十月二十日左右，我得知袁江被送到了鸿雁山庄，去兰州电信局办公室给袁江送衣服和食物，其办公室主任史明说：“关了之后连个话都不说，再别送吃的了。”我知道袁江在绝食反迫害。

在鸿雁山庄的日子里，袁江受尽了折磨。据说警察给袁江上的手铐和脚镣固定成大字形，逼迫袁江承认他是西北五省的总负责人。袁江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后又将袁江的双手用手铐固定在暖气管上，使其蹲不下站不起，遭受的那种酷刑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



蹲背不挂酷刑演示：半蹲反铐（就是站不起来也）

十月三十日凌晨，袁江趁别人熟睡时脱去了手铐，走过了关他的几道房门，来到院中，看似不高的院墙纵身一跳，他没想到山中的围墙都是里面看着低矮而外边却高深。当他跳下去后小腿部就骨折了，无法行走，就连爬带蹭的到了一个土山窑里。严重的外伤和内伤及多日的绝食反迫害使他难以支撑，陷入昏迷。有时听到路上有走路声说话声，远处传来警笛的鸣叫声。

袁江从鸿雁山庄出走后，市公安

局的路志斌第一时间赶到我家，不说来意只是到处查看，袁江的父亲问袁江最近情况怎么样时，来人只是打岔不做任何回答。当这些人离去后，我出去买菜，我家的楼下警车把守，我出去买菜时从车里跳下警察都要问干什么去，还要交代不能走远赶快回来。据说当天进出兰州市的交通要道、所有路口都站满了岗哨，所有车辆只能进不能出。还有警察奉命在市区内的大小宾馆旅社翻找了一遍，却无果。

袁江在土山洞，整整待了三天四夜。饿了黑夜里摸爬到农民地里拔萝卜充饥。大陆西北的秋末，早晚已经很冷了。此时的袁江瘦骨嶙峋、只穿着单衣，饥寒交迫，疼痛难忍，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十一月三日洞外已安静听不到任何声音。袁江以惊人的毅力爬出了山洞，捡了一根树枝做拐杖，艰难地走上了公路，遇到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把他拉到了西固区法轮功学员王志君家。袁江在王志君家待了一天，又辗转了几天后于十一月七日晚来到了法轮功学员于进芳的女儿家，当时袁江受伤的腿肿的又粗又硬。大家也想把袁江送到医院救治，但又不愿让其再落入警察之手。到十一月八日下午袁江腿部突然消肿，九日凌晨一点时头一歪睡去。在场的人以为他瞌睡了，不愿惊动他就离开袁江所在房间。早晨才发现袁江离大家而去了，年仅二十九岁的袁江再也没回来。

收留、照顾袁江的好心人遭迫害

袁江被迫害离世后，为了继续迫害救助过袁江的人，市局一处警察可谓煞费苦心，在兰州市开始大搜捕，凡是参与救助过袁江的几位法轮功学员都相继被绑架，甚至连不修炼的于进芳的女儿、女婿也未能幸免。市局一处警察对其家属们挑拨离间地谎称：“死者家属不告我们才不管呢！”市局一处又伙同兰州市城关区

法院将这几位法轮功学员以“窝藏罪”非法判刑：对于进芳、夏付英夫妇俩各判五年、三年，王志君被判五年，文世学被判八年半。于进芳不炼功的女儿、女婿也被抓去刑讯，因让袁江住了两天，房子也被警察非法查封了半年多。于进芳结束五年冤狱后，回家一直呕吐不能吃东西，不到十天就离世了。



于进芳、夏付英夫妇

痛失儿子 又遭中共人员骚扰、恐吓

九日凌晨，当我进入袁江睡的房间，我几乎晕过去。这哪里是我日夜思念的儿子呀！只见袁江皮包骨，瘦得脱了相。这时的袁江两眼微睁、口鼻流血躺在那里。此时此刻我泪如泉涌、心如刀绞，我强忍着心如刀绞的悲痛，用手将儿子微睁的双目按住闭合，摸了摸儿子的额头已冰凉，拉了拉他发硬的手，再看看儿子的腿，右腿膝盖以下竟然呈黑色的。小腿肚处有手掌大一块和脚的右侧也有一块手指大小的地方都没有了皮肉，整个一条腿就象干瘪了的枯树枝……真是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呀！怎么会成这样呢？这哪里是我记忆中的儿子呀！

我强忍着剧痛回到家中，我将这噩耗告诉了袁江的父亲，其父一下受不了了，那真是悲痛欲绝。袁江的三姐前一天晚上刚从海外回来，姐弟情深，我们不想让女儿遭受这生离死别的打击。回家后，我们强打精神，强忍着犹如万箭穿心的痛楚，（转下页）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自 2004 年 11 月出版后，在中国促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精神觉醒运动。到 2016 年 12 月 20 日，已有 2.59 亿万大陆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九評共產黨
大紀元系列社論

(接上页)暂时瞒过了女儿,没告诉其实情。后来袁江的三姐在国外从明慧网上看到了弟弟被迫害致死,一下惊呆了,她无法接受这样的残酷事实。那种难言的痛持续到了今天。

为不想让警察以查找袁江的下落为由没完没了的骚扰我们一家人,我给袁江的单位飞天网景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打了电话。随后单位和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现市局二十六处)的人一起将袁江的遗体抬走了,我曾给袁江送去的羊毛衫、外套袁江至死都没有穿上,儿子身上穿的仍是一条单裤两件单薄的上衣。

兰州市公安局一处警察抬走袁江遗体的当天,他们把我和袁江的父亲拉到师大专家楼,逼问怎么知道袁江出事的?警察一处的路志斌硬逼我写下不同意解剖遗体的文字。警察还是背着我们家人将袁江的遗体解剖。直到第二天天亮了才让我们回到了家。

从那以后我们出门经常被跟踪、监视。我大女儿在海外已经二十多年,曾多次邀请我们出国探亲,但因我们修炼法轮功被无理剥夺公民的探亲权。从二零零一年三月开始,师大退休职工每月校内生活补贴由二零零一年发放,至今未给我们分文。

袁江出事后的第二天,一个自称是袁江父亲学生的人,让我把袁江的事告诉他给上明慧网。我说明慧网上不去,你别费那心了。当袁江的爸爸从里屋走出来,他却不认识。这时我们才确定他是来探听消息的特务。下午兰州飞天网景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李副经理来了,我从猫眼看到了就开了门。这位经理一进门,后面一下

子涌进来四、五个穿着统一服装的人,不知要干什么。

下午快六点,兰州市公安局一处(现市局二十六处)的路志斌带着刑警队长到我家来。晚上市局一处的刑警队长带着一帮人,警察扛着录像机妄图给我们录像,问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袁江出事后是怎么知道的?等一些情况并做笔录。其间警察又指派了几拨不明身份的有男、有女等人指认我和袁江的父亲。

在袁江的遗体火化那天,警察一处的王继续仍然领着四、五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火葬场路边站着让这些人指认我。事后警察专门派人去兰州寺儿沟看守所到袁江待过的号室说:袁江没在这里关过。

痛失最爱 袁江父亲悲惨离世

袁江的爸爸视袁江为自己的“最爱”,是其精神支柱。从儿子去世后,不愿和人接触,沉默寡言,有时独自在家放声痛哭,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年,直到二零一一年一月在床上躺了两天后于二十六日离世。去世前什么话都没给家人留下,就静静的走了。

在此期间警察经常来人以打听袁江的下落为名骚扰家人。

我和袁江的父亲曾去北京证实大法的美好,回来后于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曾在兰州安宁警察分局关押九天。袁江出走后,只有他的爸爸一人在家。学校怕他再上北京,还经常派人看着并要给他专家楼开房去住或要派人来家陪住,袁江爸言称“我又没犯法,不能这样对待我。”

我现今已八十岁了,这些年我硬支撑着这个家。有很多熟人见到我之后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真坚强,

那么大的事出了,你竟然象没事一样。”我说:“不是我坚强,因为我有师父,我有大法。要不到的话,几个我都没有了。”

我曾经两次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两次被非法关押,回家后一直被跟踪、监视,学校还扣发了本应享有的退休职工的校内补贴。

我因去北京上访,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在北京被警察绑架,后被劫回兰州,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安宁分局十四天后又被劫持到兰州第一看守所前后共被非法关押 155 天。

袁江这个年轻的善良生命为坚持做一个符合“真善忍”标准的好人,就被迫害成如此凄惨!这仅是冰山一角。对法轮功迫害所造成的桩桩悲剧,件件命案,都是由当年的党魁江泽民造成的。它一意孤行,以权代法,迫害好人并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其恶魔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它犯下了滔天大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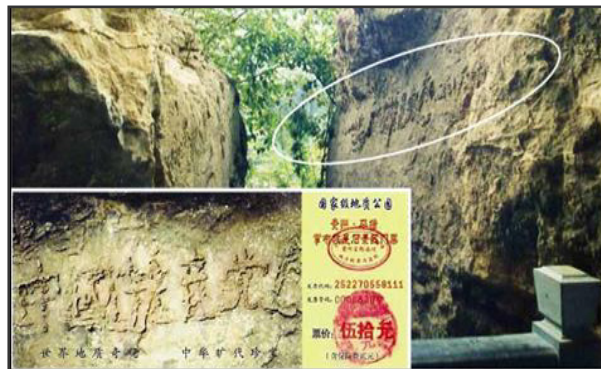
希望北京最高检、最高法一定要将其首恶江泽民绳之以法,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必须让其承担所有罪任。

如今到了新旧纪元交替之际,也是到了人生命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每个人都要做出明确的选择。望所中国人都要清醒,远离灾祸,弃恶从善,选择光明、选择善良、选择正义,选择美好的未来。◇



亿年奇石报“中国共产党亡”

二零零六年六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一块带字为“中國共產党亡”的巨石。巨石距今 2.7 亿年,重 200 多吨,五百年前巨石崩裂的断面上,清晰展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三批国内专家鉴定字是天然形成。“藏字石”的出现是上天向世人昭示着“天灭中共”的天象。老天真要的灭中共了,“三退”是天赐救命之路,顺应天意而行,声明“三退”(退出党、团、队),保命保平安是明智选择。



图为巨石“藏字石”的断裂面和风景区的门票